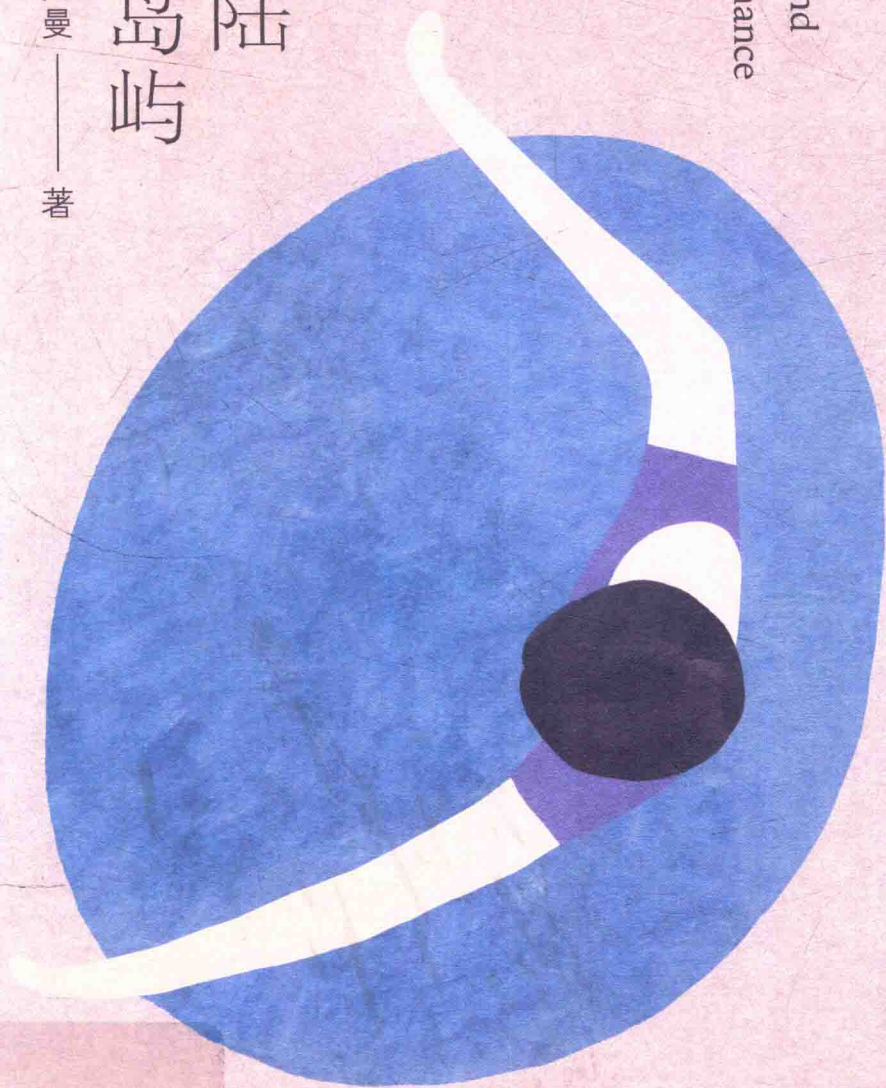


Inland
Romance

内陆 岛屿

宋阿曼
——
著



内陆

岛屿

宋阿曼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陆岛屿 / 宋阿曼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94-1044-3

I. ①内… II. ①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4964号

书 名	内陆岛屿
作 者	宋阿曼
责任编辑	姚 丽
监 制	赖天成
特约编辑	赖天成
装帧设计	丁威静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044-3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想好

我们不过是一个个光点。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



目录

121 领灯

107 她从谜楼逃散

091 越界者

063 午餐后航行

041 公孙画梦

033 第九个人

001 普通乘客



251 后记 一些独有的时辰

237 不照镜子的女人

221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205 四十九度中

185 小亦庄

147 贤良

普通乘客

在看到那个女人很久以前，他就发现父亲有秘密。一家人还住在那套两室一厅的公寓里，很多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摆在各自的位置，和刚搬来时一样。母亲有一套缀有花卉图案的骨瓷茶具，润白的壶嘴像脖颈高昂的白天鹅，四只带杯碟的英式茶杯和一只小巧的奶缸聚拢在茶壶周围，他只在搬家时看见过一次，杯体上耀眼的金边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母亲用一张四方四正的枣红色丝巾盖在它们顶上，怕沾了灰。这套茶具从搬来这里就一直放置在壁橱上，从没使用过，一直到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将它们带走。这个家里很多东西都像这套茶具，有模有样，但直到这个家散伙都未改变过位置，包括花瓶里的塑料花、束起来的纱帘、柜子里的几瓶红酒和两个套着透明包装袋的毛绒玩具。他的父母结婚时都认为这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不添补也不破坏，平静地过下去已经是很好的事。

现在，在他打碎人生第一个家庭后的第二十个年头，他有了第二个家庭，只有自己和妻子。确切地说，那个正在擦拭写字台上的咖啡渍的女人，是他生活上的伴侣，因为他们的婚姻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成立。他们供养的房子也是两室一厅，因为工作需要，两间卧室都被装修成了书房，只在其中更大一些的卧室里安置了一张双人床，是日式的榻榻米。这种榻榻米使他们不必为床铺单独买单，床底的大抽屉可做储物柜，床头装成了书架。他的妻子，吴弥，占有这间更大的卧室。如果她备课结束得早，她会主动邀请他离开书房，这榻榻米上有着他们许多甜蜜的回忆。这样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坏处，除了常被书架上掉落的书打疼外，有个更大的问题一直潜藏在他的心中，他不知道吴弥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在四周都是书和文献的环境下，任何亲密接触都显得索然无味，至少他是这么觉得，在充斥求索与思辨的氛围里，他觉得她正在变得寡淡。她身上的那种令人渴求的气息正在逐渐淡去，他嗅到的更多的是精装书的气味，或者是生活中大多数地方都有的气味，是床帘、台灯或者砧板上共有的气味。

或许她不和自己取得法律上的认可是对的，他想。她答应他的求婚时说，婚姻本来就是自欺欺人，靠一纸官方证明维系事实婚姻让她更无安全感。他保全她的婚姻姿态，已经十年。

这个家和那个家有着相似之处。比如挂在客厅墙壁上的液晶电视几乎没有开过，为防灰尘，吴弥给它买了大小合适的电视机套子；客厅的沙发也是摆设，他们家很少有客人到访，只有他和吴弥冷战期间这沙发才派得上用场；茶几底下一个绿色草丛装饰品，他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的，落地飘窗的帘子、

布艺台灯，甚至整个客厅都成了摆设。

吴弥依旧清瘦，偏褐色的头发很浓密，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几岁。认识她的第一年和第十年，她留给他的印象没有什么变化。吴弥总也不老，有时候她走在他身边，两人似乎隔着巨大的年龄差。她原本的健谈在几年教育岗位的磨砺之后变本加厉，语速愈发的快而逻辑清晰，她的声音浑厚有底气，那种气势往往给人一种逼迫感，如果不加节制，她仿佛可以不停歇地说上一天一夜。吴弥处理一切事情都很得体，包括和他偶有的冷战，导火索都不是什么大事，她用最优雅的方式向他示威，和往常一样的出入工作，并且无视他的一切存在。那种无声无息的寒意最能渗进人的骨髓。吴弥总是先用更博大的境界压他一筹，然后再明显地让他一步，十年过去，她总能在这种掌控的状态里找到乐趣。

就在几分钟前，吴弥似乎对电蚊拍产生了兴趣，执意要自己动手消灭停在屋顶上的一只蚊子。她搬来凳子，站在上面，握着电蚊拍靠近那只蚊子，因为饱吸人血使它看上去很迟缓。她胳膊一闪，蚊子飞走，立刻不见了踪影。她从椅子上下来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盛满咖啡的杯。他立刻扶起咖啡杯，紧跟着搬走书桌上摊开的书和文献。于是，打蚊子又引发了一系列的事情。她已经将书桌擦了两边，正准备去冲洗抹布擦第三遍。突然她停了下来，将抹布扔在桌上，朝他走了过来，那日夜逼仄真知的眼神仿佛要洞穿他的身体。她的肢体很协调，往往不伴随肢体语言，但她不动声色的面部表情所包含的意义却是极其丰富的。这么多年，他已经完全了解，她即将开始质问。

“你的桌下怎么有烟丝？你开始吸烟了？”

他看了一眼桌脚，确实有一小撮烟丝。他将手伸进上衣口袋，用手指碰了一下口袋里的东西。

“同事给了我一根，我就带了回来。”

“今天早晨？”

“不，昨天下午。”

她用一张餐巾纸卷起那几颗烟丝，裹起来扔进了垃圾箱。

“当然，吸烟是你的自由。只是，我不想在未来成为一个二手烟吸收体。”

她走到他的对面，停在离他不到十公分的位置。“你说，好吗？”

“我不抽烟的。同事递过来，就留着了，并没有点燃。”

她给了他一个勉强的微笑，转过身，将写字台擦了第三遍。随后，轻盈地跃进了自己的书房。桌面还是潮湿的。这就像他们的日常，交集短暂，然后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在各自空间里起舞。等桌面干透了，他将那些书和打印稿挪回原处。他大脑放空，呆坐许久，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半根香烟放在手心里，这根烟的前半部分已经燃尽，焦黄的烟丝零散地落在口袋里。

这是第三个阴雨天，层层叠叠的住宅楼和楼宇间的绿化带被雨水冲刷得越来越黯淡，园林养护工人拿着篱笆剪在雨中修整着草坪。制服上的黄色反光材料很显眼。出租车似乎不够用，每个路口都是挥手打车的人。和路上惶惶的行人一样，公交车逃命一般驶过，车轮碾过路边的水滩，溅起泥水。他朝南面走去，南郊是大学新校区林立的大学城。他觉得这样的场景太过熟悉，许多电影都有这样的桥段，黑云压迫着城市，孤独的灵魂穿梭其中，

互不相识的人在各自轨道上行进着，组合成视野广阔的慢镜头。

赘肉和迟缓让他放弃了开车上下班，他将记忆力的下降和体格松垮都归结为运动量的缩减。他现在步行上班，出了小区，走过两个街区就进入南郊，时间大约五十分钟。南郊开发得不完全，没有窗扉明亮的早餐店，路的两旁净是用一张活动方桌摆成的早餐摊子，松松散散遍布整条街。他买了茶叶蛋和油条坐在一张小方桌前等包头巾的妇女端来豆浆，他时常光顾这个早餐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标配。他匆忙吃了早餐，加快步伐朝学校走去。他和妻子不一样，吴弥在教学岗位，工作时间很灵活，而他在学校的行政岗，朝九晚五，工作时间很固定。

他最近新发现了一条捷径。这条路有些隐蔽，但省去了一半时辰。早餐摊附近有一片正在建设的住宅小区，往里几百米处有一片菜市场样貌的区域，斜穿过这片区域就到了学校的小南门。发现这条路的那一天，天气没有这么糟糕，是个大晴天，他在天边看到了一抹红色。那天他出门比往日提早了十五分钟，走到南郊，照常在这个早餐摊吃了茶叶蛋、油条和一碗豆浆。他已经习惯了匆匆吃早餐、匆匆付钱，然后匆匆离开。他走入这片建设区时，时间还相当宽裕。他对这个小区产生了兴趣。如果当时把房子买在大学城，他和妻子上班就方便多了，他想。他朝里面走去，想看看这个小区的建设图，结果几步就拐进了一个陌生地方。

这个城市有许多发展遗留的“城中村”，但这个地方和城中村又有些不同，这些简易材料搭建的门面房整齐有序地分布在两旁，时间尚早，卷闸门都关着。只有一间蒸馍铺往外冒着水汽，蒸笼逸出的白色水雾远远飘来。他往里走了几步，意识到走错了，

正准备原路退出去。这时，右手边的卷闸门被拉起了半截，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门里走出来一个年轻姑娘，手里端着一个红边的洋瓷脸盆，看到面前站着个男人，便将脸盆放进了卷闸门后的阴影里。她单手将鬓角的发丝捋向耳后，朝着他微笑。那个单方面的笑容一直没有间断，而且灿烂得有些真诚，一点不尴尬。

他乍以为她是一个自己没认出的旧识。他又定睛看了一眼面前的姑娘，眉眼细长，双眼皮，小鼻小嘴，右边脸蛋上有一个酒窝，左边没有。她个子不高，穿着一件宽松的灰色吊带衫、牛仔短裤，头发松松垮垮地绾起，绾起的发苞像一颗饱满的荔枝。他确定，这个人他并不认识。她还在冲着他笑。

“你好！请问这条路有出口吗？”

“有。直走就出去了。”

她的声音很软，不像是本地口音。

她往前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站在原地发懵的他。她似乎是要带自己走过去，自己该往前走还是该退回去像往日一样走大路，他在脑海中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抗争。

“走吧，我指给你。”她的声音很清脆，像清晨啼鸣的百灵。那一派天真的笑容，向他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召唤。

他跟着她的步子，二人间隔着两米的距离，没有任何交流。这个姑娘走路和她的声音一样轻，好像飘在空气中一样，她轻巧地往前走，回了三次头，她的瞳孔里似乎含着欣喜。他也对她微笑一下算作回应。

不到十分钟，他们就走出了这条隐蔽的巷子，巷子的出口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水果店，穿过水果店，就到了公路上。马路对面

就是学校的小南门。北门是学校的正门，他常从那里出入，很少来南门。

此时南门外的店铺还都沉浸在朝阳里，很宁静。

“我到了，谢谢你带路。”

她站在水果店的玻璃门后没有出来。

“我叫铃兰。”

他感到一阵局促，好像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看着他。他点头致谢后匆忙过了马路。进校门前他回头看了眼水果店，铃兰不见了。

吴弥对他的看法总是成体系的。这种看法是日积月累成的，和她学识的积累有莫大关联。她说他是一个不正视自己人生的人。他没有任何爱好，他从来不会为某一件事情变得疯狂或者沮丧。日子久了，吴弥逐渐发现，他的生活是一沟泛不起涟漪的死水，他用于日常消遣的都是生活角角落落的繁杂小事。他像一个压抑着秘密而谨小慎微的苦行者，总能在各个关口做出更省力的选择，像是在替别人消耗生命，凑合着度日。通常他摆弄完几盆绿色植物，就拿本书躺在床上，偶尔在网络游戏大厅和陌生人玩斗地主。

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或者是记忆压迫让他变得寡言，她说，他父母的离异多少改变了他的性格。她建议他去参加俱乐部，练书法、抖空竹或者参与其他室外活动，总之她想让他去做任何可以使他变得阳光一点的事情，他最好能培育出兴趣，可以对自己的生活用点心。

他有几大本电影笔记，都是早些年亲手写的。那时候，他梦想成为一个电影编剧。他看了不少电影，并将喜欢的桥段用笔记